

2006



玉林市  
文史资料

玉林市政协委员会办公室编

一九八八年四月

15

# 目 录

## 一般史料

- 周益才匪帮占据兴业城……………陈景晖（1）
- “五四”运动影响下的“抚康学会”……………莫远师（4）
- 粤商在鬱林与粤东会馆的建立……………周擎天（8）
- 鬱林日报史……………周湘萍、周天鉴（16）
- 省鬱中四任校长小记
- 罗广福、周建端、钟泽保、李克翰
- ……………蒋露洲（26）
- 王贞鹭校长在省鬱中……………郭灿益、李雅德、杨美颢（34）
- 广东人在鬱林办学概况……………彭光信（40）

## 历史人物

- 钟明阶其人其事……………陈景辉、何报蕙（43）
- 兴业廉吏名绅何颖章事略……………何报蕙（46）
- 陈子涛出席三届省学联代表大会……………杨美颢（48）
- 卢世芹烈士事略……………陈衍英、李雅德、禰维祺（55）
- 覃震声虚心学书法……………梁有文（64）
- 鬱林清代名宦文寿华的事略和著作……………周湘萍、莫以然（67）

我所知道的陈锡珖……………（北流）陈大文（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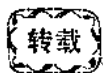
陈锡珖在六万山

……张巧玲、关敦仁口述，陈二芳、郑德昭整理（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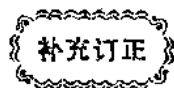
梁权办实业二三事……………吴以英（84）

吴祖谋事略……………吴学明（88）

在海外创办实业的陈仲谋……………何报蕙（91）



鬱林名胜古迹……………（旅台）牟甲铢（96）



传闻李立廷起义和“大元帅”梁花晚

……………牟记诗（100）

“鬱林摘菩萨记”一文的订正……………李萍（102）

“鬱林纺织业发展史”的补充订正……………郑德昭（103）

关于《“文革”前小平山乡办新学及文化发展情况》的

补充……………陈文蔚、玉生（107）

勘误表……………（110）

## 周益才匪帮占据兴业城

陈景晖

民国十年（1921）六月，粤桂战争复起。当时驻守鬱林的粤桂边防军第一路军黄业兴部，由鬱林出发对粤作战进攻广东化州、高州等城，不意一战即败，退回广西。当黄业兴部由信宜退至北流隆盛圩时，另一路的粤军陈炯光部，乘胜尾追突入鬱林郊区，当时退守鬱林城郊的桂军谭浩明部，已成惊弓之鸟，一触即溃，遂向兴业方面撤走，陈炯光占了郊区，城内仍属陆裕光（陆荣廷子）驻守。其时适黄业兴部班师回鬱，与陈炯光部交战竟日。粤军且战且退，退向北流容县方面去。黄部因未明情况亦不敢穷追，于是遂解鬱林一时之危。但因西江方面，粤军主力直指南宁，水陆并进，一路沿江直上，一路在武林登陆，包抄鬱林，因之桂军陆裕光部也旋即向兴业方面撤兵退走贵县——南宁去，将鬱林由黄业兴部队接管。

是年农历六月十日谭浩明部途经兴业继向贵县退走时，当时兴业县知事（县长）梁仲福，目睹谭部败退之后，贼匪四起，地方骚乱不堪，自知局势已非，无能为力，于忙乱无计之中，弃官逃走，兴业城遂造成真空无主状态，地方秩序无人维持，因而招致六万大山匪帮周益才、蓝有才等人枪百余，于十三日上午七时左右鬼鬼祟祟开到兴业城西之石巖山附近驻

扎，声言要进驻兴业县城，并以“中华救国军粤军第一军钦廉先锋队”名义，张贴安民告示，略谓：“当前国家大乱，乡间不安，人民受苦。本先锋队奉令进驻兴业城，维持地方治安，扶危定乱，责任所在。如有与我一致者，愿即引为同胞，否则视为公敌。本司令一秉成规，凡我所属，不得强买强卖，不许骚扰民间，违者必究，决不宽恕。晓谕各军民人等，切勿惊扰，为要”等语。周自诩司令，蓝为副司令。但时有兴业农民庞显周者，亦率领有队伍人枪约卅余，没有标榜什么名义，挺身而出，欲行抗击周益才，不许周等入城。当时周益才等已据占着石崑山至迎爽闸桥一带，庞显周据占着桥闸内囤墙一带，相距咫尺，两相对垒，一时闹得风声鹤唳。地方人士深恐战祸一起，酿成地方大害，遂由地方绅商，如庞藩堂，黎春三、黎聘民、岑洪南等倡导和议，出面向双方调解。结果让周益才等入城驻守，维持秩序，议定不得骚扰民间，所需粮食第一次由地方公费筹办供应，以示优抚，以后所需则按价收回成本。至于庞显周的人马，则划定驻守三斤芦一带，但双方必须听从地方指挥，以资协调行动，餉由宾兴馆开支。协议达成，一场虚惊遂化为乌有。

自经双方议定后，周益才等队伍，于当日（十三日）下午五时开进县城，在县城附近派哨守卡，夜间紧闭城门，实行宵禁，早上九时才开门。一时地方相安无事，人民稍得喘息。

忽于农历六月十五日上午八时左右，有陆裕光部乘骑尖兵二名闯进至兴业康衡闸时，被守闸者击毙一名于马上，另一名则走向乡民询知县城已为周益才队伍占据，将情回报后队。陆裕光恐有拦阻于当日上午九时率领大军，到达距城东

三华里的木鞋圩一带散开，向县城挺进，并在山川岭用两门山炮，向县城发炮数十发。随之，正午十二时步兵开始进攻县城外围，于是枪声大起，百姓惊慌失措。陆部并放火烧了“兴隆押”当铺和“生生祥”杂货店。嗣后一面埋锅造饭，以给队伍口腹；一面纵劫财物，让部属大发洋财；一面拉夫，准备挑运辎重。但因城内有周、蓝等队伍防守，城池坚固，不易攻取，避免无谓的牺牲，所以没有攻城，城内而得幸免于难。其时陆部旨在取道过境，免被截击，无久恋之意。既经发炮猛烈打击周、蓝等的气焰，目的已达，遂于当天午夜分向贵县方面拉走。

周益才、蓝有才等作贼心虚，在大兵压境，饱受炮轰之下，不免心惊胆战，遂于十六日拂晓弃城急向六万大山老巢撤退，当走到旧县村背时，有吴 锋其人，别有用心，飞马扬鞭直向周益才队伍赶来，劝叫周益才等仍回城据守，不可放弃。但周益才等惊魂未定，还疑有变，不听吴言，仍依原定计划退返六万大山去。

自周益才等队伍激走后，兴业又变得空虚无主，周、蓝等得知后复于十九日傍晚又率领原队伍重占兴业城，每日只开南门出入，其队伍闲时常到附城乡村田间捉虾摸鱼，有时并帮农民除草，与农民攀谈说笑，毫不介意，亦不擅入村落，不与过境军队冲突，买卖公平，很有纪律。直至七月中旬才无桂军过境，地方稍为安靖。

桂军过后粤军接踵而来，周益才曾派人与粤军联系，图谋出山升官，因条件不洽，且周益才队伍系出自绿林，良莠不齐，兼粤军有畛域观念，不见容于粤军，复于八月十五夜又撤回六万大山。但吴 锋等则参加粤军工作。

民国十年农历八月十八日粤军进驻兴业，九月初一日粤军新派县长钟祺进上任，城乡秩序渐渐恢复原状，人民稍得休养生息。

当桂军过境周益才占城时，正是夏收夏种季节，因兵燹影响，有些农事不能及时，致使庄稼荒芜，而且晚造兼遭虫害，收成大减，天灾人祸相继而来，民不聊生，那为富不仁的富商巨贾，更乘机起哄抬高物价，封仓囤积，粮食缺贵，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典当低廉，农村经济破产，穷苦人家被迫鬻儿卖女，兼之大兵过后瘟疫流行，缺医少药，无人过问，死亡甚众，哀鸿遍野，漫漫长夜不知如何是好。这是当时兴业县民初时代周益才等占据前后情况。

## “五四”运动 影响下的“抚康学会”

莫远师

“五四”运动浪潮席卷全国，鬱林地处桂南，当时交通不便，消息得知较迟。但自“五四”运动风气传到，民十（1921）以后学生反应最早。县内各中学先后相继成立学生会，全县成立学生联合会，会址设在省九中。当时学生联合会及九中的学生会的会长是朱光易（共产党员、博白人，肄业于省九中，1925年后改为二高中）。学生是爱国的先驱，其时正是国家多难之秋，每逢国耻纪念日（五

三、五七、五九、五卅），他们必到街头对群众演讲、宣传，激昂陈词，唤醒民众，大声疾呼，唤醒同胞救国爱国。轰轰烈烈，声援京汉、沪、粤的学生救国运动。而县内各乡（当时全县划分上抚康，下抚康、南盘、一心、仁厚、西安、永安、定南等八乡），在鬱林各中学肄业的学生，分别组织同乡会，一方面是联络友谊，一方面是鼓吹发展教育，宣传新思想和革命理论。上下抚康乡的青年学生梁俊友（号辅珊）和陈文教等发起邀集抚康乡在省九中、鬱林县中、私立晴川中学的在校学生，于民国十三年（1924）十一月十一日，假省立九中召开大会，成立抚康学会。命名为“鬱林中等学校抚康乡学生联合会”，简称“抚康留鬱学会”。以联络感情，促进抚康教育，宣传新思想和革命理论为宗旨。初成立时仅有会员三十余人，继后历年渐增至约二百余人。会址初寄设在省立九中内，至1926年（民国十五年）租迁李氏行馆（即现县前路，玉林酒家对面，巷内71号）为会址，每年租金（银毫）二十元左右。经费来源，规定每人收入会金五角，每人每年收会费二角，另外向原抚康宾兴馆请求每年补助津贴一百元，亦有募捐来的。

首届主持人是陈文教、梁俊友。自民国十五年至十八年（1926—1929）是莫远师。以后历届主持人，屡为更迭。

学会会章规定每年召开会员大会一次，以便接纳新会员，总结过去和讨论今后会务的进展，以资促进工作。

会章并号召各会员回乡时，随时随地向农民鼓吹革命，灌输新思想，协助、支持农民组织农会，反对鱼肉乡民的土豪劣绅，因之，乡间的政治气氛，大为一新。



一次小平山的农民列队游行，队伍中有捧着一个大竹筒者，筒中插着许多毛笔，游行中前列的人频频转头发问：“你这个是什么？”答曰：“大笔筒”（大不同的谐音）。寓意着当时的世界大不同了，时代变化了，要求大家振奋起来，对旧世界要起来革命。经此振臂一呼，情况确实大不同了，平日俯首贴耳，任人宰割的农民，果然觉悟站了起来，敢对万恶的封建势力作殊死的斗争，气势磅礴。迫得首先嗅觉灵敏的土豪梁维成（忠良村人）、梁正卿等，看情势不对头，出走沪粤等地暂行避风，害怕农民向他们算账。其他土豪亦成为农民斗争中众矢之的，因此笔者也招致肖用仪、罗耀垣等地方豪强之妒，怨家挟恨，自不免要对笔者下毒手，罗织罪名，架诬陷害。而藉以扭转斗争矛头缓和软化农民斗志。

民国十七年（1928）暑假期间，学会组织话剧团，约三四十人参加，由笔者和叶树生等率领前往卖酒山、小平山、蒲塘等圩市，演出话剧，宣传革命，主要演员有梁永塘，庞亮、关家振、陈健、梁畅才等人。曾演出“大地主收租”一剧，描绘了农民受到无穷的剥削，反映了大地主无厌的贪婪。另外又演出“大娘齿痛”一剧，形容了穷人的肚饿犹如大娘齿痛一样的凄苦。这等简明生动话剧，一经演出，正是说出了农民过去想说而不敢说的话，赢得农民的热烈欢迎与大力支持，赶集农民每每驻足围观经久不散。反正说明了食肉者鄙，劳动者荣。

久处山区偏僻静默的抚康乡，经同学们大力宣传推动下，兴办了教育，如屡次在乡宾兴裔孙大会上（三年一届），都积极倡议拨出租产，兴办中学，以后终于1941年在蒲塘成立了抚康中学，为抚康地区举办中等教育迈出了

第一步。

民国十八年，抚康乡学会会长林善优，约同二高中毕业同学梁崇烈、卢承修等七人在小平山成立“培英学校”，招收一批失学青年入校补习，也是受到抚康学会的鼓励。

对小平山县立六小校址的选择，校舍筹建之速，抚康学会实与有力焉。如该校校址，地方人士初议在小平山圩旁筹建，时有学会会员周对廷者，颇具卓见，在大会上力陈利弊，为长远计划提出：必须在优秀山建校，地场广阔且适宜。后为全体大会接纳，复获当局批准，卒能建成堂皇广大的新校舍，足敷全校学生活动使用有余，亦为以后扩校时打下了基础。

学会并编印了革命刊物——《抚康杂志》（后改为《风声》）为抚康地方事业呼吁，对地方应兴应革事宜，针对时弊，大胆直陈。揭露与鞭挞，建议与创办，兼而有之。依笔者记忆，刊内文字通俗，引物举例，使阅读易懂。其中一篇曰“螟”，俗称禾心虫对禾稻为害最厉，是农家之害虫，人人捕杀之。斥醉心金钱，为富不仁者，不啻是吸血鬼，亦犹吃人魔，与螟虫相提并论，语意颇切。

另一篇是“三土”问题，大意言抚康乡土匪藏聚之多，打家劫舍，民不安宁；土豪劣绅的横行霸道，目无国法，鱼肉乡民；土豹麋集大容山，出没山涧道途，伤人噬畜。“三土”同一害民，唤起乡人要想安居乐业，必须奋而共除之。

在“五四”运动影响下，学生爱国运动，风起云涌，怒不可遏。当时吾邑乡村仍处在封建旧势力专制统治下，尤其是僻远的抚康乡。吾侪同学们敢以初生之犊不畏虎的精神，为桑梓新生，力行宣传，搞革命，即使罹苦难，触忌讳，亦

在所不计。是是非非，忧国忧时，忍无可忍，鼓噪之刊物，或演成话剧，揭污浊，鞭旧恶，淋漓痛快。今天回忆，虽属明日黄花，当时却富有动人魅力，深入人心，对我落后的家乡——抚康，有所开拓和促进，为解放事业播下了种子，起了促进作用，今特记下，以供人研究参考。

## 粤商在鬱林与粤东会馆的建立

周 肇 天

鬱林在1925年以前，还没有公路，交通不便，风气闭塞；并以地方封建色彩浓厚，民间保守思想严重，认为耕田是根本，生意是虚花，存在着重农轻商的偏见。所以本地人素不重视也不善于工商业的经营和发展。即使经济有余裕的人，也只是谋放高利贷或买受田地，坐收租利，过着剥削发财生活。其中较有资本的开设当铺、油房；其次是囤积农副产品，如麸油糖豆，居奇图利，再者是劳资兼备的则酿酒养猪，榨糖烧窑，制作豆豉豆腐，或榨粉制面炮竹，或于圩集路旁开设副食什货小商店等小资本经营，墨守成规操持着土法的经营。对其他大宗且活跃或远途经营，完全由粤商掌握。所以过去鬱林的工商业，粤商实起着举足轻重支配市场的作用。广东人素善经商，称为广东广州帮，与福建闽南帮、江浙莆田帮，名扬全国以至海外。

考自明末清初以来，即有粤东商人（其中以南海、顺德最多），陆续从梧州沿西江水道溯江而上，其中一部人分经藤

县、容县循绣江至江而至北流，然后辗转来鬱，从事工商业经营。粤商经营工商业时间比较早，历史悠久，所以资本雄厚，经验丰富，且兼有技能，对于为商之道，深得陶朱之术，具晏子之风。重信用，讲义气，所谓一诺千金。在地方上乐善好施，在交易上公平不二。粤商有如此文明作风，而能立足于异地，发达于他乡，实有赖之。本地富户即使有款放贷，亦认为粤商殷实可靠，乐与贷之。所以粤商早期的当押业，得以年息一分吸收本地游资，扩大经营，从中捞获了很大的利润。

当粤商初采时，因人手不足，对店内的繁重工作，往往雇用土人，诸如炊事员之类。其中有聪颖者，也往往从中学会了做生意的本领，这是本地人会做生意的由来。

论商战，虽不是真枪实弹，但有句谚语：“同行如敌国”。所以粤商懂得此窍，策略上采取合股结盟方式，把本地或外地的各行各业有关的商号，纵横错综地联结起来，邀约入股为东，彼此之间称曰“会内”，其实就是缔结同盟。即远在广州、佛山、梧州或北流的商号（按当时交通情况北流处于水陆交接点），宛如鬱林某商号的延伸，相反鬱林的某商号也俨若广州、佛山、梧州，北流某商号的分支，无疑的在商业上就组成了活动的网和点。如此对于商场信息，互相通报。两地进销货物，可以互相调拨。在交通困难下，不用派人带款带货，互通有无，利便容易。

粤商的经营方法，对顾客待以礼貌，入门则请以烟茶，给人良好印象，以广招徕。商品出售方面，货真价实，足称足码，做到童叟无欺。过去邻近县镇圩集之间，全凭街客伙头联络取货（街客伙头即承人委托，自己无本的诚实采办

者），对他们给以一定的回佣，或赊销一部份货款，或招以食宿，以饵其常临光顾。对街坊殷实的小商，给以赊销，赊销期限，一般以一个月为期，名为赊销，实则是多找零售商为自己服务，打开销路。每逢月底，即派送月结清单收账，商人为了保持信誉，届时必先准备清交欠款不误，此种商场习规，高尚气节，解放前一直不变。店里每逢每月农历初二或十六两日，必祭拜土地财神，加菜添酒欢宴工人，如店内包装裹皮，送货脚金，大小便收入等非营业上收益，统归工人摊分所得。年终结算有盈也按例分红奖励，往往工人的小费与红利额外所得比年薪所得，有时高超数倍，因此大大刺激了工人的积极性。

迨至民国初年前后，鬱林人目击粤人经商致富的现实鼓动下，从商活动才逐渐活跃起来，但处在萌芽时代，为数不多，当时稍具规模的，仅有胜昌泰、信昌等寥寥数间而已。后来成为大户的如陈意隆、合泰昌、见兴等还是地摊摆卖。粤商约占全市工商业百分之七八十。鬱林第一届商会会长亦由粤人汤瑞云担任，按粤商经营种类，范围甚广，如蓝靛业较大蓝厂几全属粤商，经营酱园的有又珍、裕聚、常兴、广集、信亨等号。其酱料制作师傅全是粤人，凡是酱园必兼营纸料京果海味颜料及一些佛山产的传统年货迷信用品等。经营面广阔，资本也大。经营苏杭绸缎布匹的有经昌、万昌、又隆、雷致昌、怡合等号，且兼营与嫁奁有关用品。经营五金百货的有怡信、同信等号。诸如日常家用的大小铁锅，药材店用的碾船、盅臼等都是来自佛山。经营熟药的有鹤龄堂、潘保德堂、利济堂、橘香堂、广生堂、怡顺隆、万草堂等号。经营花纱海味纸料远近名贵咸淡食品什货的有怨全等

号。烧卤腊味的有广生祥，独家批发煤油的有绍荣公司。生药的有公和泰、百和、德成、忠诚、同顺和、广安等号，有独家制作牛皮的同昌，蓝靛碱染的有怡记荣，后改营生药。又有独家经营镜画的忠信。烟丝店有信源、信泰、大昌隆等号，制香的有永吉、福寿全等。独家经营钟表的有友昌，打铜锁的有陈陆胜。对棉花苧麻亦多由粤商兼营批发。全市唯一会做西装服的有刘汉记。中西成药的有泰安药房、华康药房。照相业的有活佛。饮食业的有果然酒店。私人西医诊所最早的有彭俊清，西法接生亦从李美芳开始。即鬱林著名的吉星楼，粤商亦占有股份。以上都是当时鬱林颇具规模的粤人商店，可谓盛极一时。抗战初期有李大成织染厂，德祥织染厂等都是一时颇具盛名的粤商工厂，再有其他零星的饼干、制鞋、食品故衣……等行业，因时过境迁，不胜枚举，一时记不清，无从胪列。即以当押业一项，亦以粤商最早，民国以后，才逐渐转由本地富户学会经营。于清道光鸦片战争以前，我国仍是闭关自守，没有洋棉洋纱输入，人民缺衣缺被，大多数劳动人民，很少有棉衣和蚊帐，仅靠烘火过冬，烧蚊烟度暑。民间穿的问题，除依靠本地自产少量的芋田贝、黄麻、蚕丝外，大量的仍靠粤商从外购进宁波花和从梧州购进荔浦青麻供给解决。其时还有许多贫苦的劳动人民，用麻绳作经，用破布扭成条状作纬编成被状，有的还是用很多层砂纸粘成的叫砂纸被，御寒过冬，市上有买。按清乾隆年间粤商已有棉花行组织，颇具规模，而单以棉花行名义，一次能捐铺址三间给粤东会馆做馆址，捐款名列首位，说明棉花行之旺，实占百业之鳌头。又于民国二十年前，西洋的染料还没有输入我国的时候大批的粤商就到六万山四周设立制蓝厂

且收购蓝靛外销，年值不下十万银元之谱（原兴业在内），为吾邑增加了许多财富。又由于粤人的经商来往频繁，我国向以“食在广州”闻名，因由粤人带来了许多美味食谱和新鲜的烹饪方法及菜谱，如筵席款式，糕点饼食制作，诸如此类，对当时地方的工农业，固起了很大促进作用，同时也充实丰富了人民生活，这也是粤商在鬱林贡献的一斑。

过去封建迷信时代，民间每年必举行迎神赛会，其中所舞的狮龙，八音乐器，大鼓锣钹，新艳说目的台式古玩，光耀美丽的锦绣旗伞，最初多是由粤商自广州佛山引进来的，所焚烧的龙凤香烛也购自佛山，游行队伍的阵容，亦以粤商的最为丰富多采，这为地方人大开眼界，大增见识，这些活动在文化生活上，增添了不少活力，并不过言。

清末民初时期，土匪猖獗，拦途抢劫，经常发生，商旅外出经商，视为畏途，裹足不前，粤商为了保护商旅安全，自费成立保商队，武装护运，使货源供应，运行无阻，市场如常，不受影响，粤商实与有力焉。清末宣统年间，鬱林粤商曾自费购办消防救火水柜，并建立消防制度，为以后防火工作，做出了贡献，乃是地方上消防设施的创举。

民国十年（1921年），有粤人汤瑞云，张仲如，陆霭庭，伍绍周等合资商办振华电力公司，鬱林从兹有了电灯和使用电力，有了电风扇，使鬱林起了划时代的变化，为吾鬱带来了繁荣与文明。俗人叫该公司做电灯局，该局（厂）可算是吾邑电业上的鼻祖。

粤东会馆是粤商在鬱聚会场所，亦即同乡会的组织，也是为从事工商业活动的重要历史证物，反映着粤商当时在鬱林

的经济地位，于清初粤人陆储实君倡议，在现淳熙里（即五金公司仓库尾傍杨家处）建立最早的粤东会馆。但规模不大，后因粤商越来越多，原址不敷使用，所以于乾隆五十九年博白知县区大登等倡议迁建，一时赞助者六百余人，并得粤商棉花行首捐铺址三间为馆址，又另捐得银一千五百余两。于清道光年间又得南海庆祥堂捐铺三间，扩充会址，詎因适逢洪杨太平天国举义，时局动荡，搁延至光绪五年时有鬱林直隶州官李学恂等人倡议修建，当时并推选四十八间商店为倡修值事，此次共捐得银一万四千余两，因当地人士认为该馆于风水不利，群起抵制反对，以至建筑工人及建筑材料均来自广州，至光绪六年始告落成，坐落于今址大北路小学校址。

其华丽壮观，堪称为鬱林建筑物首屈一指。

粤东会馆自建立迄今，几经沧桑，面貌已非，原大门之外有地坪，地坪之外有便门，便门两旁用高约两米的花岗方石柱做栏栅，于1948年间拆马路将石柱栅和便门拆掉，1949年解放后，该馆属封建财产，收归人民所有，设立大北小学，于文化大革命时，屋脊上装璜的烧瓷饰物，如飞龙舞凤，花草树木，栩栩如生的人物，娇小玲珑的鸟雀（即石湾公仔），尽被扫除。所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良可惜也！其南面的横厅与后座亦为学校近年扩建校舍教室，用为改建现有的多层楼房，尚存的原有房屋，还有大门及二厅两座。其雕梁画栋，精工细致，足饱人眼福，供人鉴古知今。过去后座塑造有三国时代的关羽及宋代的岳飞两个英雄偶像，并铸有青龙铜刀一把，重约八十斤，经年常设侍香者，每逢诞期，全副家当铺设齐全，参加祭祀者，必须郑重其事，穿戴袍褂靴帽，焚香行礼，所谓祭关岳。大门两旁悬挂着



木刻金字两幅大对联曰：“桃园千古事，梅岭一家春”。其意联首标榜着义结桃园，谊同手足。末联说明他们广东人都是梅岭下的广东人，视如一家发达如草木逢春，虽是事关题外，亦可有补于管中窥豹之不足。

以上综述了粤商在鬱林的历史上各种活动，很明显的说明了粤商过去不但是促进了吾鬱资本主义的工商业的动力，对其他的社会福利生活文化各方面也有一定的贡献，反正吾人会做生意，大部份经验是以粤商为师是不虚言的。

兹将原载于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八月出版的《广东旅鬱同乡会及私立中正小学校》特刊，吴道恒君所撰的《鬱林粤东会馆沿革》一文介绍于后，以资参考。

文曰：“考各地会馆之设，始于明朝，凡省会州郡，邑市镇集，莫不有之。尤以各粤人营有为最，其旨为联洽梓里，俾忘逆旅之羈烦，而叙乡园之乐事。异旅之无依者，亦得以济其困苦焉，谊固善也。清初有陆储实君，感于吾粤客兹土者甚众，乃在城西北隅四穿阁偶建鬱林最早之粤东会馆。是地绿竹池塘，风景清幽，徒以堂廊狭小，不容车马，而地近荒僻，往来不便。乾隆五十九年博白知县区大登，鬱林教习汤日新招饮斯馆，倡议迁建，一时赞助者六百余人，并有生花行首捐献铺址三间，继购毗连铺址一间，鸠工庀料，不经年而落成。计捐集银一千五百四十八两，支出一千八百五十七两，款项不足，复发起百子会，四年聚金，首完迁建之资，尚可添置产业，惟其时拘于地段及经费短绌，故规模尚隘。

道光年间，南海庆祥堂概出资购会馆左邻铺业三间，遂作扩充会址，经营合度，修建之议又倡，遽以洪杨之乱，未